

天坑寨子

梅洁

与我的故乡武当山、神秘的神农架一样，处于地球北纬30度附近的武陵，藏匿了世间无限的秘笈和壮丽。遍布武陵山脉的天坑、地缝、溶洞、暗河，乃至民俗、民风，统统魔幻般成为世间的奇景迷影。

地质学家说，武陵天坑是由于受水长期冲刷而形成，形成时间大约在两亿三千万年以内。可我，不是地质学专家，我宁愿想象在这漫长的几百万年中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。这一神秘力量储存了数百万年，数百万年后，这一力量呈爆发状将这一片山地呈现给世界。于是，所有的天坑、地缝，所有的溶洞、峡谷，所有的石柱、石桥，所有的暗河、“线泉”，一股脑成为世界之最，成为世界自然遗产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旅游经典！

事实上，武陵天坑是一个庞大奇险的“山石群”。当那些长达两千三百多米长的峡谷，以切深三百米、五百米的高度矗立在你的眼前时；当那些呈圆筒状、底部直径达数百米、壁高也达数百米的石头的巨坑呈现在你的眼前时，你会觉着你在刹那间掉到了地心！你无法不一边眩晕一边去想：是怎样的宇宙之力造化了这片神异的山地？

而当你站在天坑的绝壁之上，俯瞰

数百米深处的吊楼、不架、田畴、庄稼时，你无法不去想象着坑底人家：他们从哪里来？何时来？为什么要在这绝壁深处生活百年、千年？如果没有现代旅游，没人发现他们，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？

当你怀着一千个疑虑走向他们，当你把这一切探寻清楚，那该是怎样一部辽阔、深邃、风景万千的人类历史！

这是几年前，我站在武陵“下石院天坑”时想过的事情。

现在，我站在更大的一个天坑——当地人称为“天坑寨子”的绝壁之上，依然想着几年前的事情。

“天坑寨子”原叫中石院天坑，与下石院天坑一起被当地人称为“姊妹天坑”，但中石院天坑比下石院天坑还要巨大，口部直径达六百四十五米，是世界上口部最大的圆形天坑。现在的天坑寨子，已完全开发成为成熟配套旅游景区。

遥望巨大的天造大坑，只见其整个轮廓形如“心”状，呈现向东南倾斜之势。侧坡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杉树和青冈林，坑底缓坡地带分布着错落的农田，农田里的稻禾已呈成熟的黄绿色。紧挨陡壁峭岩的吊脚楼建筑，保存完好。导游告知，寨子里原有五

十户原住民，他们世代在天坑里居住，因开发旅游，现已迁出。我听后扼腕一叹：开发旅游一定要把人迁出吗？看不到原住民真实生活的旅游还是文化旅游吗？

几年前，我们到达“下石院天坑”时，那里还住着二十六户原住民。那时，我们在村边一棵三百多年树龄的银杏树下，与他们亲切交谈；我们可以买他们的土鸡蛋、青苹果、老花生；还惊讶地发现，他们的先祖是明末清初从江西迁徙而来……

现在，在天坑寨子，在我当年就开始向往看到的中石院天坑，已经没有了人家，没有了炊烟，我只能遥望他们曾经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。

站在坑顶绝壁上往二三百米深处的坑底看，我在想象坑内原有的生活：鸟鸣、花香，田园、稼禾，寨子里的人纺织、耕作，养儿、育女，婚嫁、舞蹈，古老的山歌和古老的“喊山”，与喀斯特地貌的鬼斧神工相长相生……

正思忖，一声“吆嘿嘿——哟哎——”的喊声冲天坑深处叫响，这是游人在学土家人或苗家人的“喊山”。世代栖居在天坑里的土家或苗家人，他们无论上山砍柴或打猎，总要冲着千山万壑大喊“吆嘿嘿——哟哎——”在他

们悠长而辽阔的喊声里，充满了神圣的祈祷，祈祷山神保佑他们平安，保佑他们幸福，保佑他们当天有收获。他们的喊声里充满虔敬。

可游人们呢，戏谑的模仿里哪还有半点神圣、虔敬可言？难怪啊，他们不是身历其境，更不是源自生存本身，无法体验已经空了人家、断了炊烟的天坑生活，怎能苛求生命本真的真诚和神圣感？

我一直在想：现代旅游是世界的一种文明走向，而今，旅游文化已呈强势在中华大地勃勃奋起。那旅游的真谛究竟该是什么？欣赏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瑰美，从而健身娛心，从而爱这片山河大地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该是人文历史、风情民俗的探访吧，而这样的旅程又该怎样成为心的抵达？

试想，古罗马斗兽场里现在若有模仿人与兽的表演，而远不是曾经的生命与生命的搏斗，那笨拙的模仿会怎样亵渎历史、亵渎游人的感情？同样，天坑里没有了人家，古寨里没有了真实的“哭嫁”，即使媒婆怎样招展，即使母女俩怎样抱头“哭唱”，也只是一种临场的模仿表演，换来的只是“从人群里拉郎配”和“入洞房”的一场哄笑。传统文化的真义和生存真相的艰辛便只能在一阵阵哄笑中，慢慢变为千年习俗的烟消云散……

天坑寨子，百年、千年的神秘存在，构筑了现代人游历的欢乐。这是天坑文化的奉献，但愿，不要同时成为天坑文化的丢失。

也许，这是中国“年轻的旅游业”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。

但无论怎样，武陵山脉的波澜壮阔和神秘奇幻，已成为全世界的财富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世界的武陵将带给世界一片惊艳的福光。

并没有实现，家里光景依旧惨淡，日子经常半饥半饱。

不过，母亲的心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实现。储藏室里，脐橙堆成山。果子包着白色薄膜，俏皮可爱。十几年前，梦想脱贫致富的大哥，带领全家苦战两个冬春，将荒山开成梯田，种上优质脐橙。脐橙渐渐成林，产量逐年增加，但是由于销路不畅，只得忍痛低价出售。增产不增收，累死累活，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。后来，政府资助修建储藏室，脐橙的销售期大大延长。当地每年举办的脐橙文化节，也招引外地客商纷至沓来，优质脐橙成了香饽饽，价格不断上涨。2016年，脐橙卖了三十多万元，大哥把低矮斑驳的泥墙老屋拆除，盖了一幢漂亮的小楼，全家人搬进了新房。听大哥说，2017年的果子，至少可卖四十万元，真是让人羡慕。

“结梦花，梦成真！”想到大哥这几年的经历，望着眼前的楼房和屋前的雪花，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这句话：“结梦花”，一个多么有诗意的名字！我立即上网搜索这个名字，这才发现，原来，雪花是瑞香中的白花瑞香，还有山梦花等别名。长期被忽视的雪花，终于找到归属和名分。我兴奋地招呼大哥过来，要给他和这结出好梦、结出美好生活的花儿拍张照。照片很快拍好。照片里，大哥皱纹密布的脸，仿佛又是一朵绽开的“结梦花”。此时，看着照片的我，瞬间灵感一闪，那篇正在准备之中的小说，主题突然冒了出来。

《狸猫换太子》《啼笑姻缘》等故事梗概也能说上一二。小小的我，便已受到评弹艺术的熏陶。

住在第三进的除了我家，还有一对老夫妻。老爷爷姓周，七十开外的年纪，花白的头发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文质彬彬。老奶奶姓石，年龄六十多岁，待人接物，讲究礼仪。听说周爷爷教过书，后来赋闲在家，经常为别人写写信件和对联一类的东西，收取一些微薄的报酬。而石奶奶则能做一手顶呱呱的针线活，尤其是为孩子做衣服，几块花布，一卷棉花，经她飞针走线之后，保准把人家的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。老夫妻膝下无子女，于是经常叫我去他们家玩。记得天井中有个小池塘，被老人取名为“太湖一角”，说是“剪裁太湖一个角，湖光山色映庭院”。我爱看周爷爷写毛笔字，有时也帮他磨墨。起初我不理解周爷爷写字为啥站着写，更不懂得他写毛笔字为啥天天变花样，后来我看多了，听多了，才知道书法是门博大精深的艺术，要掌握行草篆隶的深奥学问，不知要写多少个字，耗费多少纸。周爷爷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，讲话写信常常出口成章，而他教我背咏的那首《枫桥夜泊》，我至今仍倒背如流。石奶奶的肚子里装满故事，所以我啧啧称赞她是“故事奶奶”。她在桂花树下给我讲《孟母三迁》，在井边淘米洗菜时讲《二十四孝》《司马光砸缸》。奶奶讲故事，低声细语，声情并茂，娓娓动听。无疑，周爷爷和石奶奶是我终生难忘的文化上的启蒙老师。

半日闲谭

我认识的福建人，好像没有谁不喝茶。无论冬夏，他们随身携带身份证一样带着自己的茶。我还数次目睹出差的福建笔友，带着整套茶具。茶盘、茶壶、茶海、茶漏、茶巾……除了数只以供邀约朋友的品茗杯，我竟还看到带着私人茶宠的。我笑他们，只差背个屏风和古琴来。

我不算饮茶人。喝也行，不喝也行。写作时我与咖啡为伴，养成了心理依赖。咖啡或茶，开始是自愿地被束缚，久而久之，就缠绵入骨，难以戒。很难说它们是苦是甜，复合之味才令人上瘾。

作为不解茶趣者来安溪，来铁观音的原乡，我总觉得自己混沌，品茗茗也相当于牛嚼牡丹。抬头，茶馆匾额写着“禅茶一味”。无论是禅意还是茶味，我从来无法体会和参破它们极简之后的丰富。好在，禅与茶，都慈悲宽容。

茶这个字，拆开笔画就是：人在草木间。植物的馈赠，看着草与木，从纸、茶、药，到床、船、屋……我们随时生活在草木之间。我们阅读的书籍，我们穿着的衣裳，我们弹奏的乐器。茶，是其中日常又慷慨的给予。

每天的日子，开门七件事：柴米油盐酱醋茶——最后一个不是茶，微妙地超越其他。如果是生活需要，水就够了。文人喜欢诗酒茶；诗是对文字的奢侈，酒是对粮食的奢侈，茶是对清水的奢侈。正因为茶是高于生存需要的水，所以象征精神的部分。是啊，对生存来说，精神就是奢侈——可正因有了这些奢侈，我们才不枉此生。说起来，都是动物的生命，人是其中的奢侈；茶寿指一百零八岁，是把“茶”字拆成“二十加八十八”……所以都是长寿者，茶寿是其中的奢侈。

茶，并非神话中的灵丹妙药，是现实中既平凡又堪称伟大的植物。福建安溪，以铁观音闻名，茶香似乎弥散在这里的空气里……香，是气味的奢侈；铁观音，是茶里的奢侈。

传说1723年观音托梦所赐的母本茶树，就生长在安溪打石坑的岩缝间。汽车沿山道攀爬，带领我们去参观这棵神话般的古树。因为铁观音的生长环境，要求一定的海拔高度。到了山顶，并非终点，还要沿着层级并不规则的细窄土路下行。脚边是枝条参差的植物，耳畔是从远处传来的水声……水流细巧，介于溪与瀑之间。我们一路小心，相互搀携，才下到平缓的底部。

虽然知道铁观音是灌木，不可能树冠盛大；虽然知道越老的铁观音，根系越深，香气越沉郁……可母株如此瘦小，还是让我意外。它没有得到彻底的伸展，每发新芽，每生新枝，收取的手就会到来。它的芽叶幼嫩时就被采摘，它的枝条被不停折断用以扦插育苗——就是这样一棵被限制、被切割、被剥夺的茶树，守着承诺般，守着它叶片的独特形貌：紫芽斜尾，缘齿疏松，上面有着拇指按压般的神迹印痕。

并非夸许，茶有近乎神迹之处。折断枝条，插土就能成活——万能地再生。你摧毁，它报以辽阔的丰收，甚至更为勇敢。母株压条繁育时，经过扭转和压扁的伤枝，反而有利更好更多地生根；如果小心呵护的，却事倍功半。一万次酷刑，意味着一万次的繁育，十万、百万、

人在草木间

周晓枫

千万次的慷慨。茶叶制造的过程也是这样。摇青时，芽叶相互摩擦、碰撞，受损的茶青反而分泌香气。每片茶叶，都死于离枝，死于炒制，死于滚水……然后，它们又从中复活，将自己的清香与甘醇，灌注到每一滴水里。从伤害里汲取成长力量的茶，就这样，涓滴灌溉，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毒。

茶，看似羸弱，却隐藏柔韧而惊人的力量。站在这株古茶树旁边，我观察它厚实的叶片，陈旧的花瓣。我安静，和朋友偶尔交流，也尽量低调……我不由自主的态度里，仿佛包括对时间和沧桑的尊重。

我以前觉得，交通的便捷，瓶装水的储存，空调系统的温控，使今人很难体会古人曾经的乡愁。我们可以在全球化的环境里，共享无差别的水土。但是在这棵茶树面前，我改变了看法。也许我们能保留自己所适应的饮食习惯、所乐于交流的乡音，以及，那蓄意维持的心理时差。植物，替我们凝结着乡愁；土壤里的酸碱性，空气中的含水量，海拔和温差，云雾雨雪，都在其中。活着的茶，在冷水里浇着，根系沉默的一切；死了的茶，在滚汤里沏着，重新活过，在袅袅升腾的丰沛水汽里，还你故乡的云雾缭绕。

形如铁、色如铁、重如铁……庄重，就在这一盏琥珀色的铁观音茶中。它是由土生长出的木，经过火上的铁锅炒制，最后水让它复活。一盏盖茶，汇聚金木水土……我们人生的五行，尽在其味，尽在不言之中。茶作，是人与植物的灵魂交流，就这样日月天地，就这样草木山水。

茶，经历水火，是树叶的前世今生。最初，它被摧搓，被携带，在更久的日子里不死。茶，折叠自己，它在自己的抱怀里藏好往昔的春秋。最后，神秘收拢的叶脉打开了，像一个人慢慢摊开心里的掌纹。铺满刻痕的线条，记载它活过的风雨。制茶时，水分被蒸发，年少青春的饱满汁液消失。茶，是变成老年的树叶，暮色沧桑。的确，茶，是一片树叶的回忆；但这回忆里，饱含变化。是昨天的自己，又不是昨天的自己；是昨天的复活，又不是昨天的复活……浸泡缓慢，体会悠长，如是，恍兮惚兮。

此时，在山岭中。周围是高起来的地势，底部是铁观音的茶枝。冷冽的空气浸泡，让我清醒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如是，我们在更大的天地茶盖里被时空浸泡，散发出一生微苦里的领悟、回甘里的安慰。

赣南红颂

羊子

通向汗水，通向吉祥，
通向炎黄子孙新一代辉煌。

盲眼走出黑夜，
失声传出动听，
孤独现身和睦交响，
枯黄复归碧绿舒畅，
土坯生长阳光，
偏僻漫步中央，
钢筋水泥耸立蓝图纲要，
尊严迎风高昂，
忠诚明亮大地的月光。

时间追赶空间，
家门通往世界，
飞翔的翅膀展开青春和自强，
宽敞的心情穿行凹地山岗。

大地